

胡永良
著

从篱笆到围墙

——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联合推荐

唐冰炎

江子

高远东

旷新年

易晖

十年砍柴



从篱笆到围墙

——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胡永良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 胡永良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218-09459-5

I. ①从…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206号



Cong Liba Dao Weiqiang —— Yige Cunzhuang "Beixiandaihua" De Beiyǐng
从篱笆到围墙 —— 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胡永良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肖风华 李敏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9459-5

开本：889 mm × 1194 mm 1/32

印张：9 字数：173千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谨以此书纪念我那永远消失的故园，
并献给天下所有的漂泊者。

前言

非虚构作品《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乃是作者对故士林溪村在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一种人文叙写，旨在引领读者从细部观察中国当代社会的宏大变迁，到底层体味中国失地农民的家园情怀，用良心反思中国城市化中的伦理困境。作品具有文学性与社会学的双重价值。

作者将林溪村放在三个维度下进行共时理解与叙述：一、它是作者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二、它是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典型范本；三、它是一个存在了千年但最终消失的村庄。

作者的写作力求同时具备三个维度：一是文学性的，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与情感，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笔下的风景。二是社会学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家庭、职业、经济、生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变迁；可以看到基层政权的微观运行；可以看到道德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嬗变。三是批判性的，字里行间，既有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生活的启蒙思考，又有对新世纪头十年征地拆迁的理性批判。

本作品由四部二十三篇长短不一、独立成篇的散文构成。

第一部，林溪之影，主要是对林溪自然风貌与人文风物的描述，展示林溪村自然的丰茂和野地的生机。

第二部，林溪之痛，主要是通过作者本人的经历对林溪农民生活再现，表达对农村生活欲罢不能的复杂情感。

第三部，林溪之殇，主要是讲述林溪村在开发区一轮又一轮征地拆迁下日渐衰败并最终消失的过程。

第四部，林溪之风，主要从人物命运的角度讲述了林溪在现代化面前的无奈和失落。

此书部分章节已在《散文》《创作评谭》《文学与人生》等文学报刊发表。

作品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参加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

赛，从3000余部稿件中脱颖而出，荣获非虚构类作品二等奖。大赛评委、知名网络作家、评论家十年砍柴在推荐语中说：“这是一部让我感动得流泪的作品，是农耕文明的一曲挽歌，作者通过敏锐的观察，用细致的笔调，写出社会转型期一个乡村青年的悲愁与欢乐，也折射出大变革时代诸多的无奈。我相信这部作品能引起更多从乡村走出的中年人的共鸣。”

现代性的乡愁

旷新年

胡永良《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一书深深触动了我。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转型，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即将被工业文明取代。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乡土中国”快速解体，“熟人社会”转变成为陌生人的世界，法理社会逐步代替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降临，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如期而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自然生态不断受到破坏和侵蚀，淳美的“故乡”迅速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我和本书作者一样离开农村到了城市。我们经历并见证了一场历史巨变。我们应该以文字或其他方式记录下来。

我的祖籍和作者的故乡江西有所交集。旷姓源于黄，祖居河南南阳，唐中宗时，先祖黄贤为避祸，令二子改姓，长子旦改为“邝”，次子丞改为“旷”。天宝间，丞因诤事谪徙江西吉州。元初由江西泰和迁居衡山

九字八区高岭清溪桥，明永乐十年迁入湖南湘乡东冲。农业文明循环不已，安土重迁，似乎是静止、凝固和永恒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那种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长期定居的生活和清晰的迁徙线索即将中断和消逝，族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飘泊四方。

十九世纪，在工业化推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同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碰撞中，中国被惊醒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代表着文明，农村意味着愚昧。一百年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词，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过程，对农村而言，就是一个“消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的过程。在现代，“土”由名词转变成为一个侮辱性和污名化的形容词。现代土-洋的等级关系代替和扭转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这种对于海洋的崇拜和对土地的侮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达到了极致。

一九八零年，通过高考，我离开了农村。很多年以后，一位和我同一年考上大学后来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同乡在回顾农村的生活时说：“当年如果不能离开农村，我就会一头撞死自己。”我也从其他人那里同样听到过不少类似的说法。我充分理解他的这种

情绪，当时许多农村青年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极端的情绪。对于年轻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农村”一度是“苦难”和“绝望”的代名词。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一度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内部殖民”的方式，农村和农民长期成为剥夺和榨取的对象。一九八一年，路遥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人生》中描述了农村青年知识分子高加林在城乡之间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沉浮。城市和农村之间划出了人生深刻而重要的分界线。“文明和愚昧的冲突”成为了城乡关系的经典表述。

农村和农民永远是贫困、苦难、愚昧、麻木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农业没有摆脱过“糊口农业”的状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结果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很多人被活活饿死。饥饿成为我们成长的粮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数亿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除了老弱病残，农村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义无反顾地背离了自己的家乡。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国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消灭农民”——取得了惊

人的成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迅速超过了农村人口。在新世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景观。原有农村的衰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

二零一三年，贺雪峰将他有关农村研究的新书题为《小农立场》，鲜明地体现了与代表资本集团利益的厉以宁等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立场。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从保守的、传统人文的立场出发，拒绝主流经济学激进的资本主义方案。他们主张维持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态度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一样，实际上，贺雪峰和厉以宁对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是，贺雪峰和温铁军的“小农”方案是让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传统“糊口农业”中苟延残喘，以维持社会稳定。如果中国是一列高速的现代化列车，那么“小农”则是让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的路基。人类有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式，资本主义曾经受到强烈的谴责和攻击，社会主义正在受到普遍的质问和诋毁，唯有现代化的信念我们一直没有动摇和怀疑过。与我们所处的普遍的知识氛围相一致，胡永良在

《自序：世间从此无故园》中对现代化依然怀着强大的信念：“现代化是必须的，中华民族数代人的梦想，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一九八九年春天，海子的自杀被许多人赋予了象征和寓言的意义。海子以巨大的预感和极其纯粹的天才唱出了对于即将逝去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挽歌。他的诗中充满了麦地和村庄等传统农村的意象。海子诗歌中蕴涵的乡愁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共鸣。从根本上来说，海子属于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浪漫主义是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初反应，是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回到中世纪”成为浪漫主义一种重要的想象方式，“返归自然”成为浪漫主义一个有力的口号。海子也像那些浪漫主义的诗歌王子一样彗星般从天空闪过。

乡愁（Nostalgia）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乡愁也是本书中一种重要的情绪，同时它也是打动许多读者的重要原因。本书是作者对自己的故乡林溪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的记述。作者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了对城市的憧憬、对农村的逃离，以及对故乡的消失的反应。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有关农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作者对农村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和矛盾的感情。农村既是作者逃离

的对象，又是作者眷恋的对象。农村曾经遭受了诅咒，然而，当作者进入城市之后，农村被对象化，成为了相对遥远的“风景”，成为了审美和抒情的对象。

农村和城市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现代的病态和创痛。作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任何片面地赋予城市或农村优先价值的观点都是偏颇的。只有当农村和城市获得和解，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被克服，我们才有可能全面重建比较健全和谐的社会。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三年前，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发生一起化工厂气体泄漏事故，刺鼻的有毒气体弥漫了大半个城区。有能力离开的居民，都想尽办法第一时间远走他乡，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全城大逃亡。傍晚，同在城里居住的哥哥开车接了妹妹，又来接我一家人，连同孩子们，一辆普通小轿车里重重叠叠地塞进了九个人。当我们启动汽车下意识往老家开时，才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家林溪村，此时正处在这场事故更中心的位置。星夜，平日繁华的街道上寥寥数人，居民区人去楼空，我们却握着方向盘在街道上惘然不知所往，有家不能回。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故乡对于我的意义：故乡，是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那里可以躲避灾难，可以抚慰心灵。

有好几年了，林溪的稻田、沟渠、山冈、森林正一点点地变成城区，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周围建造起来。林溪，已被工业文明的庞然大物团团围困。看得见的变迁，是绿色的旷野变成灰色的马路和漂亮的高楼；看不见的变迁，是林溪人的焦虑、惶惑和迷失。变迁带来的不仅仅是田园牧歌的消逝，更是生活方

式的更新、道德观念的调适、责任感的重建、生存环境的恶化……林溪已不再是想象中的故园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她已失去了田园的美妙和野地的生机，她外在的面貌与其所承载的情感已经开始失衡，让我对故园之情的寄托，正逐渐失去有形的物质载体。

现代化是必须的，中华民族数代人的梦想，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越来越紧迫。每一个村庄，都在期盼现代化来到自家的门口。但现代化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有时是那么粗暴，有时是那么偏激；它有时新旧杂糅，令人陌生；有时又悲喜交集，使人迷惘……也许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也许是现代化来得太快，也许是我们所构建的现代化本身就并不完美。尤其让人不安的是，我在林溪所看到的现代化，并非出于林溪的自我生成和内在迸发，它更像是一阵从城市吹过来的秋风，吹黄了林溪这棵千年老树的绿叶。

这几年，我差不多每两周回一次林溪，亲眼见证了林溪的点滴变迁。村前有一块母亲经营了多年的菜地，四周是她年复一年修修补补、亲手钉下的木桩所围成的篱笆，园中是随着季节变换的各种碧绿蔬菜。年迈的母亲，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不少光阴都在侍弄菜园上打发。母亲常常打电话要我回老家，其中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菜园中

有新的蔬菜长成了。三年前，这个菜园连同它的篱笆被推土机悉数铲去，工厂一道数米高的围墙横亘在林溪的家门口，在野地里显得分外骄横和傲慢。

从篱笆到围墙，我看到了林溪命运的一个隐喻，也从中看到了当下中国大地上无数村落的命运象征。

生活在林溪的祖父母、父母和乡亲们，成了我观察林溪的窗口。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我听到了现代化的秋风吹过林溪这棵老树时发出的各种声响。可惜我所能述诸笔端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呐喊、呻吟、欢笑、惶惑……都被有意忽略或无意遗忘。我只是将照进我内心的很少一部分现实记录了下来，所思所感，也不过一己之得。然而在这过程中，我又无法阻止自己回溯时光，从中再次看到当年的自己——毕竟，我在林溪生活了二十四年，对林溪的每一个词语，每一道表情，都难免有着自己的气味与体温。而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则让我问自己：林溪今天的结局，难道就是自己当年理想中的归宿吗？

数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突然疯狂地跟着祖父学习起五行命理来。排四柱、测八字、推用神、算命运……有板有眼，有模有样。而其实，并不是我对这些天干地支阴阳八卦有多大兴趣，我只是不想让年过九旬的祖父眼看着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文化财产无人继承，不忍心让时代的变迁

给世纪老人带来太多的人生幻灭。事实证明我错了。就算我能传承他的一生所学，我也无法阻止祖父一生深爱的原生态林溪村走到她最后的时光。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夹杂在其中的个人，常常难以逃脱被席卷的命运。

我的写作几乎与林溪的征地拆迁进行着一场时间的赛跑。去年底，就在我艰难地写作的同时，听到林溪传来消息：村庄所有房屋底下的土地已经被开发区征去了。这是林溪最后的土地！这是我们最后的家园！春节回到林溪，我发现村前屋后每一棵树都被砍过了一刀，有的折腰断头，有的露出枝干雪白的肌体。我问其故，村民回答说，这是上面给每一棵准备赔偿青苗费的树所做的标志，以后村里不许再栽树了，开春后就拆房子。邻居告诉我，有段时间网上盛传农村征地价格要涨十倍，上面风闻而动，就赶紧把地给征了。

世间从此再无我的林溪故园。余下的，或许只有心里久久不肯散去的记忆和纸上这柔弱无力的文字。

胡永良

序于江西新余光明花园

二零一三年三月